

安吳四種卷第十三

藝舟雙楫卷第六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書二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
爲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又
言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
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
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
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

廿歲會蘭亭尙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儻官誓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爲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況安爲大令父執，已又係其故吏，卽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辭郗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尙羞譏議，以靈寶之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況自

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汗蠖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當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尚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卽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奕外住。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省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汶領峨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也。不一。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痼痼疾。

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稱。家。長。是。固。兄。之。稱。耳。
真。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愚。慙。非。臨。海。不。至。
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侂。胄。者。書。
必。出。大。令。或。其。時。大。令。書。尙。多。集。字。精。刻。以。誑。侂。胄。未。可。
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
僅。六。十。三。而。李。氏。願。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
女。皆。郤。夫。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牀。坦。腹。右。軍。
尚。少。焉。得。有。妾。反。長。於。壻。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

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
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字內罕覲潭絳大觀寶晉諸刻
具體宋人停雲鬱岡悉成趙法卽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
不乏趙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真跡上石
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任字尙
無筆鑿復有舛故旱燥帖虎兒書告淵朗帖東山帖謝莊
詩帖離騷經文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耆
帖景德書思想帖秋深不審帖皆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
皆僞書悉令竄入其真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卷
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

雙鉤懸擥指實掌虛之妙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實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啟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道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榮邱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流。儼然若接不受。甞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

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惟
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玉徐仲平魏會容葉東卿方彥聞胡
蘇門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
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卽命安志忠將精
兵守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藁城常山與其
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
附近諸軍改命蔣欽濬率曳落河百人團練兵七千守土
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義之謀假祿山

命召欽湊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
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曳落河而散土門之衆丁未祿
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逸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
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
驛千年已聞逸被擒指揮從騎鬪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
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欽湊首並逸千年
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張通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
更其表別遣送都沒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
范陽先是祿山命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維
不受代祿山命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

兵起欽湊等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爲縣尉賈載穆寧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穆尉穆立斬之。其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邈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已定十四載。上日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李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關土門事。文爰開土門云云。殊

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及得歸蒲州平
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明先至東都求得
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贖眷屬多人亦不言得季明
首櫬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
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
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
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
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
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肘腋不與之謀軍
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及遠結

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
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睢陽司
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
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篤嗜而
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爲之垂涕甲辰
八月倦翁記。

題隋誌拓本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隋太僕卿一太僕
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

誌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玩其筆勢斷爲
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意於此拓
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豪端八面充滿更無假於外助
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
壯實近遺教經體泉銘擣素賦心經夢奠皆貞觀時書其
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道麗書道習法易
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敏分
勢而爲之至率更出始醞釀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尙
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
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闡於後者乎率更碑版

傳世者悉傷磨刮卽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字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志極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雋蓋藝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爲關通耳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見山陰家法爲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于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尙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餓隸之誦耳然鼓努者屈鉞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腳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眞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

之歎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於艸者，正以其艸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爲腴詞掩意，故刪浮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于南宋，今傳者止其敘說白石所續，非吳郡指也。臆測其目，當爲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爲變勢，遂能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蘊生震伯當其喻此祕密道。

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艸書荅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徧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遣筆處恒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彫疎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

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胥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穢，略爲刪截，返邗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于拘束，彫疎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聞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旣極，略近瀾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希風無從，草法如綫，藝林實載其功矣。蘊生曰

先生擬書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荅之文極言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燻蟬之盛業視擬書譜相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聞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爲之以質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畧存真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

轉瘦硬通神而虬墨挫豪不無碎缺少師鋪豪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尙褊踳踳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真不傳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驟雪如掌目眩指拳不復成字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艸書不知作者姓名後之書者稱杜度崔瑗崔寔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至今寶爲艸聖索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艸如真乃漢晉相承艸法

吳郡傅衣未遠非由冥悟余前讀晉書於此章句視爲
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眩是以釋子傳法名曰證盟法
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雖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
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
同此志者

懷寧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
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寧筆勢固如銅牆鐵壁而
虛和適麗非其所能尙留片席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清堂其木未見宋以後彙刻本單行

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多尖鋒
出多挫鋒轉折僵削俗工射利所爲也碧溪上人以余
刪擬書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道吳郡之源其意
甚盛故爲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強若龍跳天
門虎卧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似
奇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棗本
閣帖用筆則依祕閣黃庭文房畫贊而參以劉宋爨龍
顏東魏張猛龍兩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遺意爲自來
臨寫十七帖家開一生面以俟異日或得澄清堂本證
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後編次及釋文亦互異又

句讀多不可離。余故據史傳按文論世爲之移併。隨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別以真書釋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爲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閣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爲名郗司馬名曇字重熙鑒字道徽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爲司馬。道徽嘗過王敦留姑孰撫時爲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郗氏有舊。然重熙未嘗膺梁益之命。或遣信而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渴懷省足下先
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
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軍爲敦從子至承器賞撫以府寮爲私人故與右軍
特厚太寧二年敦爲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入西
陽蠻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關下時右軍爲祕
書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引爲從事
中郎旋出爲江夏相監沔北軍鎮襄陽歷守豫章代母
邱奧監巴東軍刺益州計自太寧三年至永和五年適
廿六年是年大將軍褚裒北伐敗績悠悠如何可言蓋

指此玩詞意是久別得書而復者當卽附郗之先書帖
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
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
問想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荅之右軍以永和
四年由江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數達也
修載名著之王廙世將之子爲鄱陽太守故云在遠河
州名胡之字修齡修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永和五術
石季龍死朝議以修齡有聲譽用爲司州刺史以綏集

河洛辭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兗五州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舉爲然與右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帖刻者戲鴻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

去夏得足下致叩竹杖皆至此上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往在都見諸葛顯會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爾不信具示爲欲廣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檢蜀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喬入蜀爲亮後恪旣族攀仍後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卽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爲會稽太守顯或南依恢故右軍得在都見之也上距東移蓋五十一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當研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無唐臨及閣帖有之今依補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
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壽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撫
同擊范賁平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壽壽乃西蠻校尉別一人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未附致
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薊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
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

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至摯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也如迨其謂之遐不謂矣之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回鄙情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參朝政有邁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誤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連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要藥

天鼠卽今飛鼠毛赤而尖蒼白似黑狐蜀產也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藪載安吉善書別帖有盧義興適道此或卽其人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

來禽櫻桃青李日給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

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
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菓下此此會稽胡桃卽撫前所致者故
云彼以明之前列菓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
此帖爲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
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未再至蜀
何能與宣武邪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
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住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
尋悲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也
撫已由征虜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當進爲鎮征
極州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鎮西其卒也贈征西桓公
以永和十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修五陵告
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數使撫前助桓公平蜀或
欲引之北伐有疏請也仁祖謝尚字尚弟奕字無奕升
平一年五月尚卒朝議以尚在北得大故以奕代尚刺
豫州北伐慕容儁明年卒於軍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
書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

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
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由江陵移鎮巴陵五
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辭鎮歸國登舟
而卒屬吏畫其像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土行十七子九
子舊史有名撫妹爲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
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
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想足
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

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所無是當時語鄉讀如鄉也吾見於夫子之鄉言蜀本古之名邦也或以爲無一鄉或以爲有異產皆誤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余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政撫以太寧二年自歸至興寧三年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洊。歷顯職。史雖不言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尚未果之故。以堅其約。當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蜀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驤李壽據蜀三徵皆不應今爲所言蜀已內屬在察也猶在帝左右之在連下九字爲句云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平下十四字閣本亦別爲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爲一文義爲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爲江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氣節乃懷柔反側第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未必非此書啟之撫欲炙之士觀虞安吉帖止鈔弗論資是未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嘆書何能悉

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吾前是辭內史後諛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不決作方者誤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之也此帖當與方回方回旣姻親又同志故措辭直爽胡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嘆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

居此憊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兩告字各本俱作苦傳樞誤也晉人言苦皆謂病帖意殊不爾此此會稽避謂囂塵不及想必果言爲何告有期屬其先告來期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爲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軍初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謂其代荀羨爲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理極差頃比復勿勿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永興今蕭山此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

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駛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目似

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鷂搏擊饒有不草使轉從橫之意
但發波時有剩墨以爲憾耳嘉慶二十二年在都下爲
新建余鼎鍊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此書四之一而
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
蓋二十年來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
緣安吳包世臣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裹筆不裹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哉近
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藩籬數他家之寶耳雖然
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真行草具有用筆之變備矣

然未嘗出褻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顏三字有一二
褻筆。自係宋人摹鑄。間以已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
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既自成
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幻化。出
其中矣。褻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
字之體。健者爲短長排闔之雄。弱者爲便僻側媚而已。故
二王傳書。雖中間閒畫。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
瑟。朱弦疎越。一唱三嘆。無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
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也。渤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
猿騰鵲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永興祖述。大令裾帶飄揚。

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裏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裏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裏鋒側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裏筆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懈散每以裏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裏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齟齬墮髻矣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裏筆方自

詡爲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爲下乘乎僕學裏筆廿年而後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剋除之又十年乃見裏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祕密裏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接歌家之啾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邇手藥雖出江頭泝澗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而悉初暑已蒸濕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庫裝王覆本北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紙墨雖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賈恐轉拓轉肥乃磨治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爲貴宜唐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大令抽鋒殺字放肆豪邁古人謂爲得王筋者豈不以其牽掣勁健駿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渤海矣修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遺諸城爲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以法至諫議護命經而絕坡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苦出入無操縱董苦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閣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詣遂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搭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疊點畫放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映以作插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目成萬態然其心思悴於字內筋力盡於書中必責以琚珩璜瑪之節則朽木爲柱有不能辭其難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置節尚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尚

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徹
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
目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
茲册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己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
士宛平之壻而諸城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詣於宛平宛
平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
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
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於碑誌
無不徧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聞不止無

一筆是自已已也諸城冥悟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於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僕嘗謁諸城於江陰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協諸城曰吾子論古無不當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耶吾書以拙勝頗謂遠紹太傅僕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彙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作偽中堂焉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然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

數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清愛堂帖被鈎摹者以世行偽吳興法逐字移改至爲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鑄者皆小真書精妙不減墨迹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疎散韻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荅皆妙絕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記之

子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寸行間頗任意而樸茂中自在恣肆絕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時書幾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右軍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爲百世學書人立極降至趙宋
描塗戩刷之字行而其法絕於人手逮停雲戲鴻鬱岡渤
海諸帖紛出而其法絕於人目余得南唐畫贊棗板閣本
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郎邪臺鄴閣頌乙瑛孔羨般
若經瘞鶴銘爨龍顏張猛龍諸碑始悟其法作草雖縱逸
互用其環轉連屬有自三五字至八九字者而用鋒潔淨
牽掣悉歸平直無一筆傷偏軟繚繞作真必斬盡枝葉流
注迎送之迹至不可見而用意飛騰跌宕筋搖骨轉如
巖掣電無一筆板刻紙上篤守此法盈科而進未嘗不具

放海之勢無如冥悟雖深實證終淺又自珍正書已甚每以行草應求及目光昏欬正書盈百非返視數四不成十數年來幾於絕筆近更精力疲憊頗恐正書一脉所明遂湮復勉爲之此其一也月前爲揚州詩僧碧溪作十七帖疏證字數累千碧溪諱請熙載震伯摹勒流傳與此同是合作然彼草則俊勝於莊真則莊過於俊此本莊俊相涵較爲得矣道光癸巳季夏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字內稱爲華亭後身華亭爲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形蓋由來

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錄季海參證於北海襄陽晚
飯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
爲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襄陽跳盪之
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去筆時形偏竭也侍御酷嗜華亭而
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
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
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爲之也然侍御
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
固別有在矣雲乃自童年時已駸駸能發家尊之勢而侍
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墨之役零章斷簡收檢弄

藏珍重異聞過於舉世之展轉泥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
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竄易而別寫雲乃以銜
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御所厯斷不可不
使流傳故翦裁集爲四言詩以迪觀者裝成後名流借觀
歡喜讚歎帙如牛腰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世其家者推
大小歐陽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檀不如梨以習見而易視
也今雲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鍊爐於殿
前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珮

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羣以爲所缺者乃民
字遂指爲東晉之石召鑄工穆大展拓之數紙而石損大
展攜碑去遂爲所匿王戊子至吳訪大展許以重值求一
紙不可得後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尙多數十
字其書渾厚而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
四德無虧斷非烏衣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歿日其年不可
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爲晉穆帝永和五年
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溯建生係永和巳
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晬安得有次子珉哉東山廟係
珣捨宅爲寺之舊址亦斷無葬母於宅中之理虎邱至唐

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審矣廉方得此珍爲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廉方以原石旣亡欲囑予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而歿仲遠爲終其志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覩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

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連女工習
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
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
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
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
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
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
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輒臃腫拳曲。遇
弱紙卽被裹。遇強紙卽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
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

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羊毫尤圓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
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
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劣根間錯
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
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
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
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
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
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佳
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真正而其

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廁其間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褪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鞣好不僵也予先後徧贊于嗜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興源之爲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黍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子既記兩筆工語爲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脉，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凌，其氣浮于上而立腳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卽在其所近。

之處以彼虛囂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
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
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顙皆肥澤如粉粢是皆血脈流行
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歛人以
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
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
手必盡錫以虎口實擲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
後手虎口反正縹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
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指尖前足尖鼻尖五尖相
對而五尺之身自托陰于數寸之桿遮閉周匝敵仗無從

入犯矣其用有戮有打其法曰二曰义三以取人义以拒人此义則彼二此二則彼义义二循環兩鎗尖交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氣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爲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于師者才十之三才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矣竹齋以嘉

慶庚午沒于揚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歛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棹。斯其術矣。敬事無壙。敬敵無壙。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爲嘆志卑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于書道無涉。不知使鎗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嘗自題執

筆圖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鷲羣
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
煉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
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
有輕重。而萬毫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
事。乃深合書道。故附錄於此。使來者知觸類而長。求有
餘師也。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
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
撥鐙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
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

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往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銳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予初識寧化伊墨卿，秉綬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也。因從問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卽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

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子曰玩諸城書
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
不誤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
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子因問諸
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
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子因告以
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爲運
腕其實非也及在都晤陳玉方侍御侍御尤爲諸城高
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本
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飛

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
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
盈盤卽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啟篋出繩繫於閣枋以
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爲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
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祕者然亦以祕
之甚故求者心摯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
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祕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
廿六日倦翁記之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

避

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閣當院公
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刻石
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而尤介無
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毫人前巴東知縣梁巖主講
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院中諸生刻
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筴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
其筆勢渾鶩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輾轢數百年鉅公
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舉人爲文穆公
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聞人十數

弄藏至富文穆又受

聖祖殊遇得

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旣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有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其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

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闔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頡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道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學旣成。梅氏家益匱。不復能容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履擔簦。徧遊名

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爲修撰所器。編修見山人書于市，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修撰驚問，語以故，遂目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修撰卽備禮客山人，修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僑居修撰家，編修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

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

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

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

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躓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尚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

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坐慚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卽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今鳳臺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修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

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
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
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
歲子尚璽後更名傳密尚幼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百軸
存于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
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
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于真行
藁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皆
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斐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

人時嘉定錢坵獻之陽湖錢伯垌魯斯先在皆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

以指鈎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
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
鈎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
所中真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編
修與文敏也。

刪定吳郡書譜序

唐孫虔禮字過庭著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評
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
以代興妍因俗易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徐
不同弊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

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出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蒙芒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

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加以趨事適時。行草爲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至於伯英不真。點畫狼藉。鍾繇不草。使轉縱橫。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

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疎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宏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月心者焉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若乃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縣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

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
自標先後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巧涉丹青
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
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
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
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
其數法歸於一途舉前賢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窮其根
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
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右軍之書代
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

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

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

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

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松門誠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

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暖之奏馳神睢渙

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强名

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

本乎天地之心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

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心不厭精手不怠熟若運用盡於

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

翰逸神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

懸隔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耀峯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閒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旣存矣，而道澗

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迺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迺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迺。剛很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

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旣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且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峰端之失。夫

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立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韻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悞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

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緘祕之旨
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吳郡論真草以點畫使轉分屬形質情性其論至精蓋
點畫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則謂之無點畫其致則殊途同
求姿態易入偏軟偏軟則謂之無點畫其致則殊途同
歸其詞則互文見意不必泥別真草也余近仿真草千
文爭坐位見其下筆無不直者乃知古人無論真草皆
遣以篆意故形直而意曲是爲真曲若求曲于形失之
轉遠近悟如是附記於末道光戊申九月七日重校書

此

男

誠

孫希

龐

希

簡

校字

藝舟雙楫附錄目錄敘

附錄一上

皇誥授奉政大夫河南涉縣知縣候補同知贈資政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徐
君墓誌銘 嘉慶乙丑

清故中憲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原品致仕前充沂曹
濟兵備道軍功加一級熊君行狀 道光乙酉

額侍郎別傳 壬辰

皇誥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
道碑 壬辰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癸巳

皇誥授朝議大夫禮科給事中吳君墓志銘

丙申

附錄一下

清故 予告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食全俸 晉

太子太師在籍除名大庾戴公墓碑

庚子

曾撫部別傳

辛丑

趙提刑家傳

辛丑

皇誥授資政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軍功隨帶加

一級熊公墓志銘

辛丑

皇誥授朝議大夫江蘇松江府知府加二級萼村李君

墓志銘

癸卯

皇誥授通議大夫按察使銜陝西鳳翔道查公神道碑
甲辰

李鳳臺傳 乙巳

附錄二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嘉慶丁卯

錢獻之傳 丁卯

周節婦傳 戊辰

邵生碣文 己巳

余九傳 丁丑

皇誥封奉直大夫河南永寧縣知縣加三級國子監生

魏君墓志銘 己卯

一彬益和尙像贊 道光戊子

姚節母傳 己丑

霽霖雨和尙塔銘 庚寅

皇敕封孺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卯

皇敕授文林郎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墓表

甲午

繆孝子傳

乙未

募釀歐湖坊歸櫬贊啟

庚子

劉國子家傳

癸卯

方補德傳

甲辰

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

甲辰

梅蘊生傳

甲辰

劉烈婦楊氏傳

乙巳

姚烈婦楊鳳姑傳

丁未

附錄三

程孝婦傳

嘉慶丁巳

哇履平墓表

丙寅

雲鶴老人小傳

丙寅

節母盛氏家傳

道光乙卯

儀徵縣學生王君妻劉孺人墓表

戊子

清故四川邛州火井司巡檢楊君墓志銘

戊子

皇崇祀名宦陝西白水縣知縣告改江蘇青浦縣教諭

王君墓表

庚寅

董定園墓銘

庚寅

清故候選兵馬司正指揮魯君墓志銘

庚寅

汪冬巢傳

壬辰

趙承德墓志銘

甲午

清故例封太孺人贈徵仕郎蕭君妻劉氏墓志銘

甲午

趙江寧家傳

丁酉

謝承德墓志銘

丁酉

書毛節母朱氏行狀家傳墓志後

戊戌

清故處士吳君星宇墓表

己亥

秋鐙課子圖記

己丑

漁浦牽衣圖記

丙午

毛節母傳

丙午

敘曰易彖有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化成君相之
盛節迺歸功實於人文視文毋乃已重乎然玩其說人文
曰文明以止則知其文以止天下之邪而歸於正雖君
相必受成焉是以聖人任在茲之重晚作春秋以維世運
左氏復據寶書紀事言以全付託盡素臣之職爲百世文
祖然左氏麗經以行後起莫敢擬似者至司馬氏當五百
之期錯綜十代以作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遠則當夏制法之微言近則過秦規漢之明論備之矣史
家取法焉後世言文故首推司馬氏近今史館成例人必
厯顯職事與言必據官文書非是不得闌入傳中讀其傳

以求其人之心術學術與當時種德播惡之迹皆不可見於是欲徵信於家傳而家傳必出素識之稍有聞譽者名之以時貴縞紵夙投人事豐腆難以言文直事核矣况自命載筆者未必解事茫然於所事之得失終始唯以道徇人苟取悅於求者幽光不發儒效無稽淫諛之辭興勸誠之道熄矣然則傳志碑狀史家者流雖稱美不稱惡與史例少殊苟能稱美不過其情又不以虛飾之公家言惑人觀聽卽時諱小惡亦善善從長之義也有本有末輓近所難若其吏才無害而內行不修則當援春秋美齊桓之例詳稽成效而一言不及其家事其有清操自完雅量容衆

短垣不逾而澤無所究則必詞稱其分旨寓於言亦有性
不吝嗇頗事任卹而餘財既出盜蹠污染故非良家衡其
輕重無當節取未便峻拒宜從婉辭斷不可氣折勢熖心
移繫援苟穢翰札以得罪名教者已僕常謂吾人不知自
愛舞文亂德較之試官賣科名獄吏賣法律罪爲尤重蓋
唐劣倖獲無辜被冤禍福祇集其身是非猶在公論若碑
志勒之金石傳狀垂於簡冊果得筆勢駿利議論明達者
爲之遂爾骨馨泉壤名豔通都實惡以久遠而漸除虛美
以誦習而逾盛顯貽君子之譏陰受鬼神之譴可不慎歟
僕少本不殖學由師心謬被名流推挽乞傳求題者相踵

唯以性好品別人材。搜羅軼事。偉論亮節。不間明陋。雖其
雌伏茅檐。寄迹籬下。而出處趨舍。竟係興壞。又有人僅中
材。職非機要。當狂瀾共倒之時。猶能持正自衛。詳其所涉。
則地方興壞之故。亦因明白。下至閭里獨行。閭閣貞苦。攷
覈既真。必悉紀錄。爲前哲鬯流芳。爲後來樹標準。師係如
臨。不緣求請。其應求請者。亦多習故。深知竝非刪節來狀。
故有行述年譜。言累數萬。而文中止採及世系科目官階。
生卒年月子姓名職者。世固有一言一動。卓爾可傳。且必
不可以不傳。而子孫不知。或知之而引嫌慮患。不敢入狀。
其狀中刺刺不休。大都尋常。且多虛妄。迹其所虛妄者。事

未必美而真美願隱諱不言僕以一人之耳目心力其焉
能使當代賢大夫士之行業盡有載述而必布聞哉至於
情無可卻而行治不必符記載或性情足供描寫或先世
宜追稱述或款悻當陳締結或話言別具指歸取跡微瀾
滋生奇趣文家狡獪時亦間出其有聞聲相思奉狀乞言
詞出人子多近誣先採訪有微翦裁斯下如其距遠居僻
無可考詢則必謝彼潤筆辭以不文五十年來庶幾無媿
古昔有言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凡以迹關得失
非具達事變之識懷舊俗之情者固不足以與於斯文之
重也故略摭舊稿符合前說者錄附藝舟雙楫之後當世

有識苟存觀省。或亦有當封非之采云爾。

男

誠家丞

孫希

龐魯

希

蘆廉

校字

安吳四種卷第十四上

藝舟雙楫卷第七上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附錄一上

皇誥授奉政大夫河南涉縣知縣候補同知贈資政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徐君
墓志銘

君諱振甲字解時姓徐氏其上世家餘姚後徙德清之新
塘爲德清人曾伯祖某禮部侍郎伯祖某工部尙書考志
丙舉雍正甲寅賢良方正科起家甘肅碾伯縣知縣遷岷
州知州丁母憂以兵事留遂卒于官妣嵇氏封宜人君傳

岷州君宦遊而君妣病亟君刲股以療之既差病渴甚索瓜醫氏不可竟不起君以故終身不食瓜岷州君既卒君奉三殯歸葬服闋遊吳恭定公甘肅按察使司幕恭定故與岷州君同舉制科甚器君屬屢試被放卽爲君援江賑例指捐縣丞分發江蘇補江寧縣縣丞膺卓薦擢清河縣知縣君初莅清河而老壩口決黃溜懸注逼治米船不得達時山東壽張縣民王倫爲逆徵調堵截兵水仍至兇情惶惑君集小舟載乾餼以次賑給諭囿戶糶米有無藉乘機搶於肆君盡法懲之商民得相安平市如故未幾山陽劫掠四起而清河獨否人以此多君初君署句容縣事廉

知猾吏蠹漕下車卽發其奸民輸將如限後二十年句容以吏舞法與大獄溯歷任十數獨君無弊調江都獲鄰境巨盜擢同知候補而君適引疾旣痊謁選改河南涉縣知縣縣徭例於冬月合圍取皮革獵戶以此苦民君卽爲除之調署信陽州值築青龍岡口阿文成公以大學士持節督工檄君開引河君不事追呼而集衆常多歲事常速文成以爲能時君長子端身任畚鍤文成卽命以本捐銜投効青龍岡工工竣補蘭儀通判君遂解組就養蘭儀署端播知淮安府迎養君道出清河居民扶老攜幼扳輿饋餼如家人觀者夾路嗟歎嘉慶八年九月六日卒於端淮徐

兵備道署年七十有五配贈夫人錢氏早卒生二子長端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江南河道
總督次章候補通判前署桃北同知晚納側室王氏生一

子童二女俱幼王氏後君一歲卒孫七鏐鏞鏞鏞鏞鏞
曾孫一瀄端章以某年月葬君於某原以錢夫人王孺人
祔述君行而徵文於余以志君幽余按狀而系之銘曰

伊嗟資政明德維孝名臣循吏先業克紹爰以試丞海登
佐郡視事甘年不改清慎學則既優仕乃不顯知止曰明
初服是踐迺篤哲嗣謹率義方心勞力瘁爲民保障嗣有
良苗君則藝之君有嘉實嗣則瘳之君澤維何曰諮行道

舊民懷恩涕灑丹旄粵宜祭社豈必葬桐奉茲阡表無愈
崇公。

宮保素味生平在友人黃心庵所見余文延訪二年始
得招至節署以其先公宦窳之文相屬既得稿具衣冠
肅謝曰後人讀此文必謂先公爲鄉里之善士州縣之
循吏宜其有後則徐氏世世子孫拜賜多矣乃出浙中
先達所撰至七首率長二三千字竝以稱揚宮保過多
不洽意卒用小子文入石司馬請題顯人名宮保曰余
日之顯人未必能顯於身後慎伯必顯於身後者且
知其終不顯耶錄稿附記以志真賞

清故中憲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原品致仕前充沂曹濟
兵備道軍功加一級熊君行狀

曾祖某 皇永康州學生員馳贈中憲大夫直隸大順
廣兵備道

祖光遠 皇雍正乙卯鄉試副榜貢生贈中憲大夫直
隸大順廣兵備道

父恩紱 皇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特贈太僕寺卿

廣西太平府永康州東城第一圖熊芳受年六十四狀
君字介茲號夢庵其先世隸四川巴縣君之高祖遷永康
爲永康人三傳至太僕以進士起家備兵大名被逆賊

文經之難陽湖毛燧傳爲碑銘論其功甚辨晰太僕舉三子君爲冢嗣好學夙成下筆詡詡有生氣乾隆庚子領鄉薦庚戌成進士癸丑授檢討在詞館八年改刑部主事君少侍太僕宦遊歷府道署十餘年更吏事初至刑部卽硜硜持議嘗諍於堂曰用法宜核情罪不當揣

上意爲高下益便吏胥以是不能得題缺計俸選禮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題升郎中提調嘉慶辛未科會試旋擢江西道監察御史不數月

簡授山東兗沂曹濟兼黃河兵備道故事道員於士民赴訴者准提則爲屬吏所不快率皆違例轉發至批答詳

率無所可否君一概絕去衡以事理訴詞始有獲伸者嘉
慶十八年九月防河在工次聞曹縣之變未知虛實卽募
士夫勇敢者二百名星馳赴難聲稱率弁兵五千人賊望
風棄城分逃至縣境之扈家集李家莊范水坑蔡家大小
樓各處屯集君以故得入城繕守具督兵勇搜剿先後賊
賊目李克讓蔡五倫曹永貴蔡五言李克順李名揚之衆
惟李克讓得逸餘悉就擒事聞奉

溫旨拜花翎之

賜仍議敘軍功加一級十九年調赴睢工督挑引河同
以卑約太甚忤使者并劾君奪職既竣事降一等開復

十年補東昌府知府山東自乾隆六十年

恩赦民欠之後至嘉慶八年清查州縣積虧至百二十萬
巡撫承宣以爲憂乃議視缺肥瘠歲提節省銀三十二萬
兩歸司庫通力合作以六年彌補虧項其餘以津貼買補
倉穀不敷者奏奉

俞允既積數至百萬而上游不循成案非有力莫能邀撥
補其暫署承宣者至有視事一二月而動撥數十萬州縣
忿其不公繳解益懈至十四年彌補期滿而虧數反增至
三百餘萬遂減節省之數爲歲十八萬兩具奏展限三年
及十八年限又屆滿而虧數又增至五百餘萬時值曹潛

軍需肆爲濫冒十九年

上命大學士駐東督查分別准駁計實虧總數六百餘萬而某人某任虧若干則奏交巡撫核實叅辦二十年巡撫念虧數重大一出員名恐成大獄先將虧數較輕之四府三十餘員名開單補奏得

旨甚嚴切而事不能已乃議提冬羨彌補授意六府二州先造冊短報虧數以結前案冬羨者山東州縣一歲所需取給於漕餘之強名也其致規於本管也頗厚各府州顧戀觀望莫能實舉其議者東昌所轄十州縣皆有漕君先事卽細核屬虧實數卻所致規立程式除辦公必需之外

盡提羨數以補舊缺及二十二年八府州冊齊各員虧數皆不至干重辟然惟東昌之冊得其實二十三年冬

恩旨赦免民欠查辦半載不能得要領承宣爲屬吏所愚遂照報部奏銷冊數將三次清查奏明之官虧和入民欠以八百餘萬具詳巡撫據以入奏

上察其朦混值巡撫身故遂除承宣名爲民而

命提刑會同新任承宣確查剔除由新任巡撫核奏計剔除已入清查舊虧之外又積新虧七十餘萬巡撫念新虧之法至嚴議以墊支墊解作抵有候補府者家世於巡撫爲恩門檄署濟南府印而續更提刑又其所能左右之者

乃相倚以傾承宣濟南遂自定冊式札致十一府州照式造送彙呈巡撫君以關涉錢糧文案例皆由承宣核准呈巡撫以達大部從無首府彙呈之事不照行觸怒而巡撫以君爲詞館前輩遲疑未卽發濟南不及待遂於二十五年春初嗾學政劾君巡撫恒懼亦續奏君迂緩不任事以原品致仕道光紀年君挈眷來揚州爲樂儀山長僑寓虹橋之西園旣蕭然無囊橐又老病兼至而戚友習受俸助者不能相諒脩脯所入僅以供任郵薪米之需每於歲杪輟講出游以取給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赴杭州五集正月七日返棹至嘉興卒於舟次公子接凶問匍伏奉移

於揚州寓前僧院以園歸櫬娶桂林陳氏其祖諡文恭乾隆中爲大學士稱名臣父蘭生湖北荆宜施兵備道生女子子二長孟嫻工詩而天次潤華適陳聚昌道光辛巳科舉人充

景山宮教習荆宜君之孫也君旣除陳恭人服以長洲韓氏爲繼室生子一貴齡娶江都汪氏君通達治體其所欲舉事多切究有本末旣已傷於哀樂衰羸善病氣怯未能稱其志常信筆爲詩文不起稿應人求不自珍惜放失甚夥肱其篋名偶園草者尙有若干卷皆跌宕可觀采偶園者君在都所居得孫退谷宅一角之舊名也貴齡侍君

游年幼未能詳君之行業。余以嘉慶七年識君於鎮江。後在蘇州。在都下。交益善。君任宛沂。任東昌。皆曾一過其署。而山東復查民欠時。余實客承宣。署司其事。備知始末。故掇其生平。以告有道德能文章而與君交善者。徵信以託不朽焉。道光五年春二月三日。包世臣謹狀。

額侍郎別傳

故戶部侍郎額公之卒也。史館例立專傳。其叔子冠軍使寶奎以狀上。史臣旣摭其政績入

國史矣。閱三年。當道光壬辰。余適至都下。冠軍以別傳請。爲予得交於公久。知公深。且素爲文。不妄有稱述。可傳備

故也。夫徵信莫如史，然必載筆者，其事專，其業世所見，所聞所傳聞，莫不真確，又深通情勢，達事理之所以然，是以紀述籌議計畫，本末賅備，而筆力恣肆，又足以發之，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故兩漢三國之事蹟，數千載猶彪炳人耳目者，以其爲世業專門之私書也。晉書以下，大都成於後代，爲時既促速，又與斯役者，唯論官閥，罕能悉典要，故英雋之士，非常之謨，不復湧現，楮墨間無以稱讀者之意。今

國史固皆以時人紀時事矣，然以謂遍採家傳及散見他說，若或多恩，劄揚不足，昭詳慎，故一以紅本爲據，其科

抄所不及軍機檔冊所不載雖

列聖憂勤惕厲與二三大臣從容論議於以救民間所疾苦爲天下傳誦讚歎者檢核科抄軍機檔無可證驗則不得恭紀簡冊至部院題奏事件例係六堂僉畫非一人所可主名又率由胥吏具稿白司呈堂文采不足以照耀方來若在司員卑分例無專達卽有碩畫顯著不登紅本唯封圻特使政得自主而決策之故多在牘外又或中途受事未歲已移溯前則無源考後則缺委其是否奏績能垂久遠紅本無文悉從蓋闕至其人學問所就心術所存概以傳例摹寫尤難宜冠軍之不能已於此請也予以嘉慶

丙寅夏識公於揚州。時公視淮鹺已三年。淮鹺繁富甲天下。使者驕貴簡出。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而公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嘗禱雨於甘泉山。步烈日中。往返至三數十里。梅花嶺旁有書院。爲使者課士所。唯存枯槎一二。公補植五百株。以還舊觀。公故善其山。長沂州知府。歛洪梧時時相過。從攜中冷泉煮茗。輒遣騎招子。或追取廚饌。作竟日歡。肴蔬不過數事。又嘗訪子於逆旅。談笑忘倦。同舍生羣驚訝。而令節纔以果餌兩器相餉。曰。極念吾子旅困。此間另庫歲徵。且數百萬。乃鹺賈結納勢要物。非新以待吾子。僕爲鹽政。吾子爲鹽政客。殆爲揚州開一生面。

也。茂辰秋，公被議入都，齎賈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紙鏹各十萬。公詰其何爲，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必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計大人按臨六載，衆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笑曰：我前節官費以爲今日地，是攫察案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爲岸猾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良民以益商，我負疚滋重，况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

聞矣。是年秋，公故當入

覲，例以珍玩爲面貢。公閱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家第，及至都，部議當差熱河，不得面無所用。貢公瀕赴戍，遣

使悉送還揚州。費腳價銀六千，實已資也。揚州士民前聞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土人醵四萬金爲贖，公一無所受事聞。

達聰猶疑信相半，至是乃莫不歎其廉介矣。性嗜易，通志堂所刻七十家易說皆能條列而縷舉之，偶爲小詩，栩栩有蘇陸之意。己巳春，予初入都，公已起視長蘆，鱗不相值。辛未再至，則公已失明家居。然聞予至，必迎至中門握手坐，絮語移晷。及己丑春，公年已八十餘，予寓外城宣南坊去公第十里，公猶數見過，使短童掖下車。劇譚今古事，無少舛失。予之所知於公者如此，皆狀所未及也。其世家官

卷一四
一
階本傳例不詳備者皆按狀而次之曰

公諱額勒布字履豐號約齋姓索佳氏先世居鄂爾坤部落歸附後爲滿洲正紅旗人祖彰萊盛京副都統父農起山西巡撫管提督事任安徽布政使時以辦災能勤民有聲公雖世祿子然好讀書如寒素成童補弟子員旋食餼入試不得於有司乃棄舉子業筮仕工部歷筆帖式主事員外郎迴避改戶部擢郎中遍本部各繁要差以管部王大臣密薦廉能第一徑擢本部右侍郎管錢法堂事旗務則爲副都統者四護軍統領者一公中佐領者二兼官則爲內務府大臣者二管理三山總理工程處總理奉宸院

事者各一。差遣則查辦陝西軍需報銷兼祭告西鎮山川督辦河南衡家樓大工。審辦山東陳文思控案。查看天津一帶河道者各一。爲司員時一隨本部尙書查辦甘肅監糧虧空。一保用坐糧廳。一加四品服總監督。

昌陵工程外任。一署倉場侍郎。兩爲長蘆鹽政。一爲兩淮鹽政。一以主事銜爲熱河副總管。虛授未之官。則爲鴻臚寺卿。大理寺卿者各一。降譴則侍郎任內。失察寶泉局銅斤左遷本部郎中。兩淮鹽政任內以前監督。

昌陵工程漏參同官。侵剋工價。充熱河馬甲公去。兩淮時已病目。再任長蘆。則益亟。力請解組。旋失明。閱二十有二。

年以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有五，日卒於私第，年八十有四。皇詔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

公諱系英，字孟才，號石芳，湖南湘潭人。曾祖新彩，祖昭俊，考世宇，皆不仕。以公貴，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胡，祖妣謝，前妣唐，皆贈一品夫人。妣王，累封一品太夫人。榮祿公有三子：伯系，蔚副榜貢生，永綏廳學訓導；仲系，葵，早世；公其季也。公生二歲而孤，稍長，穎慧，端重，若成人。甫弱冠，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庚戌登第，以疾故。癸丑改庶吉士，乙卯授編修，嘉慶戊午，庚申，皆充順天同考官，己未充。

實錄館纂修官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其夏擢右贊善充
威安宮總裁癸亥大考二等遷右中允甲子擢司經局洗
馬直

文淵閣事福建副考官乙丑充

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授四川學政擢翰林院侍講轉侍讀
進侍講學士丁卯入都供職戊辰轉侍讀學士充江南副
考官己巳以講官扈

蹕

東西兩陵五月

命直南書房九月擢太常寺卿庚午

特旨改 上書房行走充 三阿哥師傅 三阿哥今惇
離也以大兩曠班實鑄一級仍留直八月扈

躡熱河左授光祿寺卿旋授山西學政辛未擢大理寺卿
癸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入都供職復入直甲戌擢
兵部右侍郎充 殿試讀卷官兼署工部右侍郎管錢法
堂事充治河方畧館副總裁乙亥四月奉太夫人諱回籍
丁丑起復署兵部右侍郎戊寅補吏部右侍郎充順天副
考官己卯轉左兼署禮部右侍郎充 殿試讀卷官兼署
工部右侍郎九月降編修逾月除名勒回籍庚辰八月
今上登極十月

特召以四品京堂起用辛巳正月至都

特派

實錄館總纂官其冬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擢內閣學士
壬午正月授工部左侍郎充

實錄館副總裁二月授江西學政其秋調任江蘇甲申改
戶部左侍郎仍留任是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江蘇學政
官署時公年正六十也公金聲玉色鬚眉如畫望之若神
人故事小翰詹任學政請

訓止一面公以洗馬使四川獨

召見至再知

卷十四
上之眷公者深及已已

陵差屢

召對和

宸章尤稱

旨時 南齋需人

上命掌院學士保薦考授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卿等可
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 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擇翰林
之可者擬正陪而公由

特簡且

命公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爲人居心以忠厚爲

要公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爲宜令阿哥加讀資
治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
上是之公服闋還朝年才逾五十詣熱河

行在上謁

上見公鬚髮盡白訝曰居憂兩載乃至此乎嗟嘆者久之
公徧歷卿貳翱翔內廷每奏對必移晷然慎密甚雖子
第莫得聞之其降守編修也以是年五月湘潭土民與江
西客民構釁讐殺者累日公見撫臣初奏與所聞殊異遂
於

召對時力陳其狀

上命軍機大臣據公言詰撫臣旋又調撫臣撫福建而救

督臣就鞫撫臣候代未行因摺差附書問起居公以撫臣

出都時曾約地方事有見聞必無相隱恐或受屬吏愚弄

爲地方深憂因覆書告其實撫臣既疑爲公所短及得公

覆書而公長子汝楨附摺差致書在籍之給事石承藻詢

本案曲折并入其手因先奏陳公書事下都察院臺臣當

以因事屬托私罪例革職

上諭閣臣曰案關地方公務非伊一家私事周素英不妨

具摺再奏乃輒向本省巡撫私致書函本應斥罷念其亦

樸實着以編修用公既左遷而撫臣續奏陳汝楨書由是

汝楨得減杖徒而公被

嚴譴然

上猶於飭督臣確審本案諭內

殊添曰周系英平素鯁直故

今上承

二宗畀遺老臣之至意

命公視學東南皆許以夾片言地方緊要事及人材賢否
公之視學江蘇也適值大潦災賑事向無與於學臣公所

駐之江陰縣地瀕江災尤劇而其文武之素得民者皆黨
代去公札商當路而留之並假庫銀三萬採客米以平市

價又倡捐以濟例賑之不足高堰之潰也公臥疴已數月聞信驚悼病遂亟口授遺摺猶諄諄以河事水患爲念嗚呼哀哉公飭身至嚴肅而性和易遇人輒傾吐無餘體察人情至委曲專掩覆過失然嫉惡深至於舞弊軌行者無少縱而劣員輾轢庠序及奸民藉端傾陷士類公必力護持以直之若士林自涉訟或以爭家產鬪牆公則深悼教導之不行引咎自責其奏報考試情形也事無鉅細雖案已外結必詳列無隱飾而兩陽苗勢穀價以及勤心民瘼之員有實蹟或輿論所可否尙未自得確據者皆分別臚牘至如分校必反覆三場主試必遍搜敗卷固亦近人所

難能而不足語公之盛節也。嗟夫愛憎之至變也。自古歎之。豈唯君臣人之情於夙昔親近。一旦罣誤心移。則前所聽受悉若被愚。舊有勤勞皆成罪狀。當公之初被吏議。遂疑涉私而

仁廟褒其樸實。及放逐之餘。復引鯁直。追念平素。既不以一眚遷怒。又不以曲全致屈。成憲是固

大聖人無必無我。度越尋常萬萬者。而公之造膝輸忱。其所以自給

生知亦必有在矣。迄於

新政錯枉舉直。嚮用方隆。遽爾奄忽。相公之所以自處固

非曰侍從詞臣矣士患無所挾持有挾持患不遇遇患不
久公以樸誠動

天鑒者前後且二十年而所就遂止是豈非命也哉夫人
謝氏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汝楨以免徒後復奉

恩旨改名銘恩副榜貢生江華縣學訓導次貽械國子監
生次貽樸廣東候補鹽庫大使孫某銘恩等以公卒之

次年月葬公於某鄉公家無一椽銘恩薄宦留故土

夫人率貽械貽樸還都下壬辰四月六日夫人卒於京寓
而世臣適在貽械貽樸衰絰雪泣而言曰母氏又棄養不
孝今當以喪歸而先大夫墓碑未立以屬吾子世臣自着

藉門下者於茲二十有五年。顛躓百出。重爲公知人累。唯
不苟爲文。尙足取重後世。以永公德。故次其狀而繫以詩
曰。

天篤哲人。於湘之澣。弱冠起家。班於鵷鷺。再躋列棘。十枋
斯文。匪惟造士。抑孔勤民。誠格

兩朝。欲試以事。天不憖遺。周行空寘。位并道崇。澤乃未溥。
目營寰中。志賫泉下。爰伐貞石。以紀名德。必有達者。善繼
無極。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吳氏至德之裔。以國爲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

爲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爲
歙爲休寧始居休爲唐左臺御史文忠公其後析休之環
珠村又析大斐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昭文蘇支縣蘇
之吳氏多以科目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蓋尤盛
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考諱敬貢
生祖諱宏祖歲貢生曾祖諱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贈資
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累贈夫人贈公以上皆
隸休贈公初至蘇僑郡南桃花塢實誕公既卜居昭文迎
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教
吏部尙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曰

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
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尙書署直督而公歷
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
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
辛丑擢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
去官壬子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
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厠大九卿皆退出
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

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卽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之職。爲政府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挑章京。卽爲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剿辦蘭州回匪者一。讞浙閩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

珮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已銜姓
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積不平是年閏六
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
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傅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傅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其，遂爲出授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坤敗公言和坤管理吏戶刑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愆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逐條更正之

睿廟得公奏卽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會同各省領兵官奏報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視事有以收受沔陽知州秦泰金及兩淮匣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莅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訐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廷言營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氛劇

力疾治事而

溫綸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嘆咭
喇兵船十三隻泊香山雞頸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入
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咕嚙曬欺凌大西洋欲奪
澳門嘆咭喇素與鄰好故派兵來澳幫同防護而意殊叵
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
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獲稍戢而師殊老故務
爲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
夷船遷延至十月起碇奉嚴議奪職効力南河己巳春公
行抵蘇城買宅城東之平橋居眷口乃赴工會文敏爲後

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憇懦覆奏遂逮發伊犁抵戍
一載

特旨召還卒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公病回籍其
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
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賞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三月二十七日卒於平橋
私第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揆席嘗與
論中外大僚優劣曰吳公謫戍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

論其自楚調直初八謁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豈可備防哉又

皇上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董師相老夫吳公同起

召見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

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目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擠幫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此撻舌良久迺曰老矣見聞所親略如此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

吳公殆於近之矣。戊寅己卯間，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誠有是言。」然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無足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裨於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卽不得

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

蓋非溺職而已也。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咨會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詞，而駢梟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已至。那公罪且不可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
一夕揭帖遍街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
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賊黨肆煽惑以求便隙耳嗣得
賊間訊之皆問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
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
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東宣曰
不逐利能用衆老夫以訊馘知之專薦得請而部賄不至
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鎮得
相識洵端厚君子能任重益以歎公之知人公娶金氏
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華基太

常寺博士次治基孫一兆誥昭文縣學生七女皆適名族
公著伊江別錄春明補錄葑溪筆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
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者每見余輒爲述一二
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從華基取
閱耳公未晬失恃弱冠宦遊遼定省時切鮮民之憾故營
生曠於虞山北麓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懷無忝
者也公既卒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
涇包世臣次行治爲墓碑題曰故大臣者從昌黎權文公
碑例也復銘之曰

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躓豫楚持旄俯同羣碎以刈

蓬蒿逾嶺邁疾嗟哉毒淫威用不振予懷風議詩於公碑
爲大臣紀

皇誥授朝議大夫禮科給事中吳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六月十有五口禮科給事中吳君卒於官乙未
正月其孤走書都下乞爲墓銘其明年二月予滯迹豫章
乃得發狀次其世系閔閔行治授其孤以貞石埋君之幽
以永余與君締結之誼而慰君志君系源延陵世居安徽
涇縣之茂林都曾祖善誘早世以君積叔弟恕恒官雲南
賓川州知州加四級馳授中議大夫曾祖妣王贈淑人祖
功考宗澤俱由國子生受職布政使司理尚以君貴贈妣

君官祖妣徐繼徐倪王俱贈恭人妣毛封太恭人君娶同
邑王氏封安人而沒以長洲張氏爲繼室與王氏俱贈恭
人再繼仁和成氏封恭人子二長慕曾廩膳生次夢曾郡
庠生俱張恭人出也孫一崇位尙幼女子子四並適士紳
族女孫一未字君以乾隆戊申入郡庠庚戌食餼嘉慶辛
酉以選拔中式本科舉人丁丑成進士改庶吉士丁外艱
庚辰散館授編修歷充 武英殿纂修總纂官 國史館
協修官雲南辛巳鄉試正考官丙戌改陝西道監察御史
稽查工部寶泉局丁亥轉掌廣西道戊子兼掌四川道稽
查通州祿米倉旋擢戶科給事中稽查戶部顏料庫己丑

丁內艱壬辰補授禮科給事中癸巳充會試監試官君食
科俸已三年例出爲監司

命將下而卒君初補弟子員尙未成童而歲科試常冠軍
成名後益力學締結知名士益謹久而益摯友于兄弟賓
川君假居爲始祖墓被山鄰侵占構巨獄君出死力周旋
履險而不避人以爲難近世謂京職爲閒冷居科道者皆
屈指計外出所言率毛舉細故以塞責君居諫垣如嚴查
參罰懲辦虧缺整飭駟傳禁廟員冒濫察海運弊源劾大
珥縱賊使要犯漏網諸摺皆上諍當路下抉外吏之私隱
畧不自爲異日地其蒙

俞允飭議通行十數事，多爲人所稱誦。余與君居同里，生同歲，甲戌同試禮闈，始相善。余間歲輒以試事赴都，鄉人宦都中者皆善予，唯君最歡。余邑乙未生者四人，予日月較先，次則胡君世琦、玉樵，次君，次君之族人鸞、鳳白、鳳白。最先成進士，作宰江西。玉樵入詞館，出爲山東宰，旋蹶而又不已，歿。鳳白再宰江西，適予亦以試令至，而鳳白養病省垣，旋以劾去官。唯君致身清要，卒亦不得盡其才。君屬望於予至切，予每報罷，坦如也。而君憂形如色，不怡者累日。予顧相慰勞，君曰：「一進士不足爲吾子重，然非此無以使斯民被吾子之澤，不能不爲天下惜人材也。雖過言非子。」

所任亦足以見君之用心能識其大及予得一官而君已物故傷已予羈阻揚州數十年君出入都中取道必過從劇談竟日及君喪艤舟邗江而予不及覺又迫物累不得歸故里致一慟於殯宮念巨卿死友之言輒呼負負君諱敬恒字愛庭姓吳氏年五十有九以 年 月 日葬某所之原銘曰

嗟嗟吳君志遠屆仕優益學日匪邁求民疾苦心自療蘊德未施後乃大繫銘君藏君其快藏與吾銘同不壞

男

誠

承

願

希

簡

校字